

逆境下的香港人系列

2020庚子年，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顛覆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，殺大家一個措手不及。這段期間，我們或許努力地回想，原本的正常生活究竟是如何的？對香港人而言，這段日子肯定也不好過。一方面，疫症的出現，令17年前沙士的慘痛回憶在港人眼前逐格重播；另一方面，它亦影響着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富翁窮人無一倖免。然而，除非時間停頓，否則日子還是得過下去。在此系列專題中，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了不同年齡、背景、香港的香港人，了解他們「疫境」之下的故事。感染數字總有歸零的一天，但疫情重創社會民生與經濟，帶來眾多「後遺症」。此時此刻，前景仍不明朗，香港人唯有盡力過好每一天。

「停課不停學」 暴露教育機會不平等

網上教學 少數族裔易被邊緣化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，學校復課遙遙無期，打破「沙士」51天的停課紀錄。不同的是，17年後的今天，科技發展令教學工作可移至虛擬網絡進行。這段期間，停課不停學成了師生的首要任務。然而，部分基層家庭的學生家中缺乏上網條件，網上學習成了不可能的任務。「整整幾個月，這些孩子因家庭條件所限沒法上課，在家可以幹什麼呢？推行網上教學也應根據實際情況而定。」印度裔商人戴文諾（Manoj Dhar）說。五年前，他成立非牟利機構IBET（Integrated Brilliant Education Limited），開設專門針對非華語學童的補習中心。疫情期間，中心成為家中沒有條件上網的少數族裔學童重要的支援地方。疫情影響甚廣，基層少數族裔的聲音更難被聽見，但戴文諾深信，不論種族、膚色、貧或富，任何孩子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

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

疫情陰霾籠罩香港，

很多原本人來人往的商業或旅遊區，都霎時靜了下來。這天下午，天陰下雨，昔日熙來攘往的彌敦道，此刻行人寥寥無幾，雨天下，顯得格外孤清。不過，位於佐敦的這間補習中心，則相對熱鬧，各人都在忙碌着——學生在房間裡做功課，偶爾有人進進出出；導師在房裡忙着解答學生的疑難；中心創辦人戴文諾亦沒有閒住，他會巡巡房間，偶爾和導師交談，了解學生的學習進度與需要。

就讀中三的尼泊爾籍男生Supveet家中有電腦，網上學習對他而言不是問題，但他仍然堅持來補習。Supveet的學校在三月起開始推行網上教學。不用早早起床，上課時數也大大減少，Supveet卻不太享受停課的日子。「躲在家中很悶，在學校則起碼能和朋友聊天。在學校上堂，也比起現時網上教學更互動。」獨自呆坐在電腦前聽老師講書，Supveet只希望能早日重返校園。同是尼泊爾籍的女生Bhumi就讀中一，她就讀的學校也同在三月起進行網上教學。她說，最初每天上2節課，每節45分鐘，後來增至每天3節。每天困在家中，Bhumi十分懷念坐在班房學習的時光。「我很想上學，在學校上課固然壓力較大，但較容易集中精神，在家學習就很容易分心。」Bhumi說。

網上教學不利草根階層

疫情期間，幼稚園至大專院校均停課不停學，紛紛推行網上教學，老師學生均在zoom前忙個不停。然而，這場史無前例的教學實驗，卻如照妖鏡般，折射了基層家庭的困境及教育制度的種種缺失。「有些學生家裡沒有網絡和電腦，根本上不了課。即使學校提供網上教學，



■疫情期間所有東西都搬到網上，戴文諾坦言是一大挑戰。



■即使家中可上網，亦有學生會堅持上來補習。

但奈何不是太有系統。」戴文諾說。雖然Supveet與Bhumi都不太享受在家中進行網上課堂，但他們至少仍有條件進行網上學習。現實是，部分少數族裔的學生因家庭條件所限，或沒有電腦，或家中未能上網，未能接受網上教學。停課不停學，一句看似理所當然的口號，卻完全無視了一些草根階層學童所面對的困境。

「對有些孩子而言，擁有電腦和網絡是很遙遠的事。」戴文諾無奈道。疫情期間，少部分居於油尖旺一帶的學童仍繼續上來中心補習。部分學童由於家中沒有電腦或網絡，便會上來中心尋求協助。戴文諾表示，中心有



■戴文諾堅信，不論任何階層、種族的孩子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。

幸得到善

長仁翁捐贈平

板電腦，因此，在停課期間，有需要的學童可以來到中心借用。「我們會向學生提供平板電腦，讓他們把老師上載到網上的學習材料及功課下載並打印出來，完成功課後，導師會協助核對。」戴文諾說。時間許可的話，也有學童會借用電腦進行網上課堂。

缺乏系統性安排難追進度

疫情來襲，復課日子遙遙無期，學校推行網上教學，出發點固然是好的。然而，這樣大規模的網上教學以往未曾有過，當真正實行起來時，問題便漸漸浮現出來，由網上教學的技術性問題，引伸至社會層面的貧富懸殊問題，也讓人看清一個現實，網上教學面前，窮人富人並不平等。「有人說『可以網上教學啊，那實在太好了』，但這應該要視乎學生本身的情況而定，（教學者）應該要知悉這樣的情況。整天把網上教學掛在嘴邊，但並不是真正能幫助他們。一些學生因家境困難而未能接受網上教學，那他們只能困在家中，無事可做，那不是浪費時間嗎？這對他們來說很不公平。」戴文諾說。來中心補習的，都是來自基層家庭的非華語學童。疫症衝擊社會不同階層，原本已是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少數族裔群體，疫情之下，其聲音更是難以被聽見。

這天，到訪IBET佐敦分校，只見相比起平日的150個學生，這天來補習的人數少得多，有的在做工作紙，有的在使用平板電腦學習。戴文諾坦言，疫情期間，中心遇到的挑戰比以往的

大得多。「平日你不會見到那麼多的電腦，以往他們上來學習，導師就會核對他們的功課，也會和他們備課。但今次遇到的挑戰則大得多，因為所有東西都搬到網上去了。」戴文諾說。「有時學校老師會安排網上課堂，學生上來中心打算上堂，登入zoom後才發現那天根本無堂，但我們無法得知他們的課堂安排，所以只能靠小朋友自己記住。」中心導師吳老師說。吳老師負責教授小學及中學生，她表示，家中缺乏上網條件的多是小學生，相比起中學生如Supveet及Bhumi，小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及自理能力較低，網上教學令他們更難追上學習進度。

「只拋下一句『網上學習』，然後就各做各的，這樣並不足夠。」戴文諾說。缺乏系統性的網上教學安排，只會令一些原本處於弱勢的學生更被邊緣化。「我們希望盡能力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學童，無論什麼階層，都應該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。」雖然不是教育行業出身，但有教無類的理念是戴文諾一直堅信的理念。

非華語學童中文差難入大學 戴文諾開補習中心冀助改變

現時戴文諾全情投入教育工作，不過，他並非教育界出身，原本從事銀行業，因工作關係二十年前移居香港。在港落地生根多年，他一直有個疑問：為何為數不少的少數族裔只能從事一些收入較低的體力勞動工作，如保安、清潔工等，卻不能成為專業人士，如醫生或大學教授？後來，他發現，造成這種原因的，是因為他們不懂中文。因中文成績欠佳，令少數族裔青年與大學無緣。他希望透過開辦補習社IBET，專門教授少數族裔孩子中文，冀他們能突破障礙，入讀本地大學，透過知識改變命運。

少數族裔學習中文頗難

「香港的non Chinese，大概可分為兩種，一是相對富裕的，父母有條件送孩子入讀國際學校。另一些收入較低的，只能送孩子入讀本地學校。」戴文諾說。然而，從幼稚園開始，這些孩子便因不諳中文，受到不公平待遇。「當他們報讀主流幼稚園，對方會說『你不是Chinese』，『你的父母也不能教你中文』，而被拒諸門外，唯有選擇英文幼稚園。」小一面試入學時，他們的競爭力往往不足，唯有選擇供少數族裔入讀的學校。這些學生中文底子本來就較弱，入讀這類以英文為主的學校，「結果中文成績越來越差。」因此，即使在公開考試中其他科目成績優異，也因中文成績不符基本要求而未能升讀大學。事實上，少數族裔入讀大學的比率持續偏低。根據數字顯示，在2016/2017學年，共有17,891名學生升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所資助的本科一年級，當中只有265人為非華語學生，約為1.4%。

「我也會想入讀大學，不過未知想讀哪一間。」對於中一的Bhumi而言，談大學夢也許仍有點遙遠。「我覺得學習中文頗難，對我而言寫算是最易。」Bhumi會說流利英文，中文則基本能聽懂。在學校，Bhumi必須修讀法文、英文及中文，相比起中文，學校更重視法文。「她想入讀本地大學，學法文有何意義呢？」戴文諾說。眼見少數族裔的孩子學習中文倍感困難，因此，他在五年前成立非牟利機構IBET，開設專為少數族裔而設的補習中心。現時設有兩間分校，分別位於佐敦及深水埗，共有由幼稚園K3至中學F4的200名學生。中心會提供每月30小時的輔導，學生逢星期一至五放學後均需出席，學費由900元至1,200元，是基層家庭能負擔的價錢。導師亦經嚴格挑選，據戴文諾介紹，現時約有15至20名導師，均是本地大學生，不乏來自港大及中大的。「希望學童能夠接觸本地大學生，了解入讀本地大學的條件，例如文憑試分數要求。」戴文諾坦言，IBET只是小型慈善團體，無法改變現行的教育制度，只希望能盡一點綿力，給予少數族裔學童一點支援。「我們應該給他們平等機會，像你或我，他們都是香港的一分子。」他說。

為了協助商戶應對疫情衝擊，政府早前推出兩輪防疫抗疫基金，資助各行各業受影響的商戶。戴文諾表示，其實一些私人營運的非牟利機構，也很需要支援。據他介紹，除了學費外，中心目前的營運資金來源，亦有來自個人及企業的捐款。他表示疫情對於中心的營運也有不少影響，希望政府的紓困措施能涵蓋像IBET這類規模較小的慈善機構。



■在未因疫情停課前，學生在中心補習和學習中文。受訪者提供



■導師指導學生完成功課。